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譎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

話說外邊忽然走進個少年，嘴裡嚷道「晦氣」。大家站起來一看，原來是姜劍雲，看他餘怒未息，驚心不定，嘴裡卻說不出話來。看官，你道為何？說來很覺可笑。原來劍雲和米筱亭，鄉會兩次同年，又在長元吳會館同住了好幾個月，交情自然很好了。朝殿等第，又都很高標，都用了庶常。不用說都要接着來京，另覓寓宅。兩個人的際遇好象一樣，兩個人的處境卻大大不同。劍雲是寒士生涯，租定了西斜街一所小小四合房子，夫妻團聚，卻儼然鴻案鹿車；筱亭是豪華公子，雖在蘇州胡同覓得很寬綽的宅門子，倒似檻鸞笏鳳。你道為何？如今且說筱亭的夫人，是揚州傅容傳狀元的女兒，容貌雖說不得美麗，卻氣概豐富，倜儻不群，有「巾幗鬚眉」之號，但是性情傲不過，眼孔大不過，差不多的男子不值她眼角一睨；又是得了狀元的遺傳性，科名的迷信非常濃厚。她這腦質，若經生理學家解剖出來，必然和車渠一樣的顏色。自從嫁了筱亭，常常不稱心，一則嫌筱亭相貌不俊雅，再則筱亭不曾入學中舉，不管你學富五車，文倒三峽，總逃不了臭監生的徽號，因此就有輕視丈夫之意。起先不過口角嘲笑，後來慢慢地竟要撲作教刑起來。筱亭礙著丈人面皮，幹事總讓她幾分。誰知習慣成自然，齷齪諂媚，竟好象變了男子對婦人的天職了。筱亭屢困場屋，曾想改捐外官，被夫人得知，大哭大鬧道：「傅氏門中，那裡有監生姑爺，面皮都給你削完了！告訴你，不中還我一個狀元，仔細你的臭皮！」弄得筱亭沒路可投，只得專心黃榜。如今果然鄉會聯捷，列職清班，旁人都替他歡喜，這回必邀玉皇上賞了。誰知筱亭自從曉得家眷將要到京，倒似起了心事一般，知道這回沒有佔得鰲頭，終難免夫鳴失。這日正在預備的夫人房戶內，親手拿雞毛帚，細細拂拭灰塵。忽然聽見院子裡夫人陪嫁喬媽的聲音，就走進房，給老爺請安道喜道：「太太帶著兩位少爺、兩位小姐都到了，現在傅宅。」筱亭不知不覺手裡雞毛帚就掉在地上，道：「我去，我就去。」喬媽道：「太太吩咐，請老爺別出門，太太就回來。」筱亭道：「我就不出門，我在家等。」不一會，外邊家人進來道：「太太到了。」筱亭跟著喬媽，三腳兩步的出來，只聽得院子外很高的聲音道：「你們這班沒規矩的奴才，誰家太太們下了車，腳凳兒也不知道預備！我可不比老爺好伺候，你們若有三條腿兒，盡懶！」說著，一班丫鬟僕婦簇擁著，太太朝珠補褂，一手搭著喬媽，一手攬著小女兒鳳兒，跨上垂花門的臺階兒來。劈面撞著筱亭道：「你大喜呀。你這回兒不比從前了，也做了綠豆官兒了，怎樣還不擺出點兒主子架子，倒弄得屋無主，掃帚顛倒豎呀！」筱亭道：「原是只等太太整頓。」大家一窩風進了上房。

原來那上房是五間開兩廂房，抄手回廊很寬大的。左邊兩間筱亭自己住著，右邊就是替太太預備的。外間做坐起，裡間做臥室，鋪陳得很是齊整。當下就在右邊的外間坐了。太太一頭寬衣服，一頭說道：「你們小孩兒們，怎麼不去見爹呀？也道個喜！」於是長長短短四個小孩，都給筱亭請安。筱亭撫弄了小孩一會，看太太還歡喜，心裡倒放點兒心。少頃，開上中飯，夫妻對坐吃飯，太太很贊廚子的手段好。筱亭道：「這是曉得太太喜歡吃揚州菜，專誠到揚州去弄來的。」太太忽然道：「呀，我忘問了，那廚子有鬍子沒有？」筱亭倒怔住，不敢開口。喬媽插嘴道：「剛纔到廚房裡，看見彷彿有幾根兒。」太太立刻把嘴裡含的一口汪包肚吐了出來，道：「我最恨廚子有鬍子，十個廚子燒菜，九個要先嘗嘗味兒，給有鬍子的嘗過了，那簡直兒是清燉鬍子汪了。不嘔死，也要膩心死！」說罷，又乾嘔了一回，把筷碗一推不吃了。筱亭道：「這很容易。回來開晚飯，叫廚子剃鬍子伺候。」太太聽了，不發一語。筱亭怕太太不高興，有搭沒搭地說道：「剛纔太太在那邊，岳父說起我的考事沒有？」太太冷冷地道：「誰提你來！」筱亭笑道：「太太常常望我中狀元，不想倒真中了半天的狀元。」筱亭說這句話，原想太太要問，誰知太太卻不問，臉色慢慢變了。筱亭只管續說道：「向例閱卷大臣定了名次，把前十名進呈御覽，叫做十本頭。這回十本頭進去的時候，明明我的卷子第一，不知怎的發出換了第十。別的名次都沒動，就掉轉了我一本。有人說是上頭看時疊錯的，那些閱卷的只好將錯就錯。太太，你想晦氣不晦氣呢？」太太聽完這話，臉上更不自然了，道：「哼，你倒好！挖苦了我還不算，又要冤著我，當我三歲孩子都不如！」說罷，忽然嗚嗚咽咽地哭起來，連哭帶說道：「你說得我要沒鬍子的廚子伺候，這是話還是屁？我是紅頂子堆裡養出來的，仙鶴錦雞懷裡抱大的，這會兒，背上給你駝上一隻短尾巴的小鳥兒，看了就觸眼睛！算我晦氣，嫁了個不濟的關茸貨。堂堂二品大員的女兒，連窰姐兒傅彩雲都巴結不上，可氣不可氣！你不要來安慰安慰我就夠了，倒還花言巧語，在我手裡弄乖巧兒！我只曉得三年的狀元，那兒有半天的狀元！這明明看我婦道家好欺負。你這會兒不過剛得一點甜頭兒，就不放我在眼裡了！以後的日子，我還能過麼？不如今兒個兩命一拚，都死了倒乾淨。」說罷，自己把頭髮一拉，蓬著頭，就撞到筱亭懷裡，一路直頂到牆腳邊。筱亭只說道：「太太息怒，下官該死！」喬媽看鬧得不成樣兒，死命來拉開。筱亭趁勢要跪下，不提防被太太一個巴掌，倒退了好幾步。喬媽道：「怎麼老爺連老規矩都忘了？」筱亭道：「只求太太留個體面，讓下官跪在後院裡吧！」太太只坐著哭，不理他。筱亭一步捱一步，走向房後小天井的臺階上，朝裡跪著。太太方住了哭，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。筱亭不得太太的吩咐，哪裡敢自己起來；外面僕人僕婦又鬧著搬運行李、收拾房間，竟把老爺的去向忘了。可憐筱亭整整露宿了一夜。好容易巴到天明，心想今日是岳父的生日，不去拜壽，他還能體諒我的，倒是錢唐卿老師請我吃早飯，我豈可不理他呢！正在著急，卻見女兒鳳兒走來，筱亭就把好話哄騙她，叫她到對過房裡去拿筆墨信箋來，又叮囑她別給媽見了。那鳳兒年紀不過十二歲，倒生得千伶百俐，果然不一會，人不知鬼不覺的都拿了來。筱亭非常快活，就靠著窗檻，當書桌兒，寫了一封求救的信給丈人傅容，叫他來勸勸女兒，就叫鳳兒偷偷送出去了。

卻說太太鬧了一天，夜間也沒睡好，一閃醒來，連忙起來梳妝洗臉，已是日高三丈。吩咐套車，要到娘家去拜壽。忽見鳳兒在院子外跑進來喊道：「媽，看外公的信喲！」太太道：「拿來。」就在鳳兒手裡劈手搶下。看了兩行，忽回顧喬媽道：「這會兒老爺在哪裡呢？」鳳兒搶說道：「爹還好好兒的跪在後院裡呢！」喬媽道：「太太，恕他這一遭吧！」太太哈哈笑道：「咦，奇了！誰叫他真跪來！都是你們搗鬼！鳳兒，你還不快去請爹出來，告訴他外公生日，恐怕又忘了！」鳳兒得命，如飛而去。不一會，筱亭扶著鳳兒一搭一蹺走出來。太太見了道：「老爺，你腿怎麼樣了？」筱亭笑道：「不知怎的扭了筋。太太，今兒岳父的大慶，虧你提我。不然，又要失禮了。」太太笑著。那當兒，一個家人進來回有客。筱亭巴不得這一聲，就叫「快請」，自己拔腳就跑，一徑走到客廳去了。太太一看這行徑不對，家人不說客人的姓名，主人又如此慌張，料道有些蹊蹺，就對鳳兒道：「你跟爹出去，看給誰說話，來告訴我！」鳳兒歡歡喜喜而去，去了半刻工夫，鳳兒又是笑又是跳，進來說道：「媽，外頭有個齊整客人，倒好象上海看見的小旦似的。」太太想道：「不好，怪不得他這等失魂落魄。」不覺怒從心起，惡向膽生，顧不得什麼，一口氣趕到客廳。在門口一張，果然是個脣紅齒白、面嬌目秀的少年，正在那裡給筱亭低低說話。太太看得准了，順手拉根門門，簾子一掀，喊道：「好，好，相公都跑到我家裡來了！」就是一門門，望著兩人打去。那少年連忙把頭一低，肩一閃，居然避過。筱亭肩上卻早打著，喊道：「嘎，太太別胡鬧。這是我，這是我……」太太高聲道：「是你的兔兒，我還不知道嗎？」不由分說，揪住筱亭辮子，拖羊拉豬似的出廳門去了。這裡那個少年不防備吃了這一大嚇，還呆呆地站在壁角裡。有兩個管家連忙招呼道：「姜大人，還不趁空兒走，等什麼呢？」

原來那少年正是姜劍雲，正來約筱亭一同赴唐卿的席的，不想遭此橫禍。當下劍雲被管家提醒了，就一溜煙趕赴唐卿那裡來，心裡說不出的懊惱，不覺說了「晦氣」兩字來。大家問得急了，劍雲自悔失言，又漲紅了臉。扈橋笑道：「好兄弟，誰委屈了你？告訴哥哥，給你報仇雪恨！」小燕正色道：「別鬧！」唐卿催促道：「且說！」韻高道：「你不是去約筱亭嗎？」劍雲道：「可不是！誰知筱亭夫人竟是個雌虎！」因把在筱亭客廳上的事情說了一遍。大家哄堂大笑。小燕道：「你們別笑筱亭，當今懼內就是闊相。赫赫中興名臣。威毅伯，就是懼內領袖哩！」葦如也插嘴道：「不差，不多幾日，我還聽人說威毅伯為了招莊命樵做女婿，老夫妻很鬧口舌哩！」扈橋道：「鬧口舌是好看話，還怕要給筱亭一樣捱打哩！」韻高道：「諸位別說閑話，快請燕公講威毅伯的新

聞！」小燕道：「自從莊俞樵馬江敗子，革職充發到黑龍江，算來已經七八年了。只為威毅伯倒常常念道，說他是個奇才。今年恰遇著皇上大婚的慶典，威毅伯就替他繳了臺費，贖了回來。俞樵就住在威毅伯幕中，掌管緊要文件，威毅伯十分信用。」華如道：「俞樵從前不是參過威毅伯驕奢罔上的嗎？怎麼這會兒，倒肯提拔呢？」劍雲道：「重公義，輕私怨，原是大臣的本分喲！」唐卿笑道：「非也。這便是英雄籠絡人心的作用，別給威毅伯瞞了！」說著，招呼眾人道：「筱亭既然不能來，我們坐了再談罷！」於是唐卿就領著眾人到對面花廳上來。家人遞上酒杯，唐卿依次送酒。自然小燕坐了首席，扈橋、韻高、華如、劍雲各各就坐。大家追問小燕道：「俞樵留在幕中，怎麼樣呢？」小燕道：「你們知道威毅伯有個小姑娘嗎？年紀不過二十歲，卻是貌比威、施，才同班、左，賢如鮑、孟，巧奪靈、芸，威毅伯愛之如明珠，左右不離。俞樵常聽人傳說，卻從沒見過，心裡總想瞻仰瞻仰。」華如道：「俞樵起此不良之心，不該！不該！」小燕道：「有一天，威毅伯有點感冒，忽然要請俞樵進去商量一件公事。俞樵見召，就一徑到上房而來，剛一腳跨進房門，忽覺眼前一亮，心頭一跳，卻見威毅伯床前立著個不長不短、不肥不瘦的小姑娘，眉長而略彎，目秀而不媚，鼻懸玉准，齒列貝編。俞樵來不及縮腳，早被威毅伯望見，喊道：『賢弟進來，不妨事，這是小女呀，——你來見見莊世兄。』那小姑娘紅了臉，含羞答答地向俞樵福了福，就轉身如飛地跳進裡間去了。俞樵還禮不迭。威毅伯笑道：『這痴妮子，被老夫慣壞了，真纏磨死人！』俞樵就坐在床邊，一面和威毅伯談公事，瞥見桌上有一本錦面的書，上寫著『綠窗繡草』，下面題著『祖玄女史弄筆』。俞樵趁威毅伯一個眼不見，輕輕拖了過來，翻了幾張，見字跡娟秀，詩意清新，知道是小姑娘的手筆，心裡羨慕不已。忽然見二首七律，題是《基隆》。你想俞樵此時，豈有不觸目驚心呢！」唐卿道：「這兩首詩，倒不好措詞，多半要罵俞樵了。」小燕道：倒不然，她詩開頭道：

基隆南望淚潸潸，聞道元戎匹馬還！

扈橋拍掌笑道：「一起便得勢，優國之心，盎然言表。」小燕續念道：

一戰豈容輕大計，四邊從此失天關！

劍雲道：「責備嚴謹，的是史筆！」小燕又念道：

焚車我自寬房琯，乘障誰教使狄山。

宵旰甘泉猶望捷，群公何以慰龍顏。

大家齊聲叫好。小燕道：「第二首還要出色哩！」道：

痛哭陳詞動聖明，長孺長揖傲公卿。

論材宰相籠中物，殺賊書生紙上兵。

宣室不妨留賈席，越臺何事請終纓！

多冠寂寞犀渠盡，功罪千秋付史評。

韻高道：「聽這兩首詩意，情詞悱惻，議論和平，這小姑娘倒是俞樵的知己。」小燕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當下俞樵看完了，不覺兩股熱淚，骨碌碌地落了下來。威毅伯在床上看見了，就笑道：『這是小女塗鴉之作，賢弟休要見笑！』俞樵直立起來正色道：『女公子天授奇才，鬚眉愧色，金樓夫人，採薇女史，不足道也！』威毅伯笑道：『只是小兒女有點子小聰明，就要高著眼孔。這結親一事，老夫倒著實為難，托賢弟替老夫留意留意。』俞樵道：『相女配夫，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！何況女公子這樣才貌呢！門生倒要請教老師，要如何格式，纔肯給呢？』威毅伯哈哈笑道：『只要和賢弟一樣，老夫就心滿意足了。』俞樵怔了一怔道：『適纔拜讀女公子題為《基隆》的兩首七律，實在是門生知己。選婿一事，分該盡力，只可怕難乎其人！』威毅伯點了一點頭，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。俞樵知道威毅伯有些意思，怕恐久了要變，一出來馬上托人去求婚。威毅伯竟一口應承了。」韻高道：「從來文字姻緣，感召最深；磁電相交，雖死不悔。流俗人哪裡知道！」唐卿道：「我倒可惜俞樵的官，從此永遠不能開復了！」大家愕然。唐卿說：「現在敢替俞樵說話，就是威毅伯。如今變了翁婿，不能不避這點嫌疑。你們想，誰敢給他出力呢？」說罷，就向小燕道：「你再講呢。」小燕道：「那日俞樵說定了婚姻，自然歡喜。誰知這個消息傳到裡面，伯夫人戟手指著威毅伯罵道：『你這老糊塗蟲，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兒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千揀萬揀，這會兒倒要給一個四十來歲的囚犯！你糊塗，我可明白。休想！』威毅伯陪笑道：『太太，你別看輕俞樵，他的才幹要勝我十倍！我這位子將來就是他的。我女兒不也是個伯夫人嗎？』伯夫人道：『呸！我沒有見過囚犯伯爵。你要當真，我給你拚老命！』說罷，哭起來。威毅伯弄得沒法。這位小姑娘聽兩老為她嘔氣，鬧得大了，就忍不住來勸伯夫人道：『媽別要氣苦，爹爹已經把女兒許給了姓莊的，哪兒能再改悔呢！就是女兒也不肯改悔！況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。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決不怨爹媽的。』伯夫人見女兒肯了，也只得罷了。如今聽說結了親，詩酒唱隨，百般恩愛，俞樵倒著實在那裡享福哩！你們想，要不是這位小姑娘明達，威毅伯恐怕要大受房中的壓制哩！」唐卿道：「人事變遷，真不可測！當日俞樵和祝寶廷上折的當兒，何等氣焰。如今雖說安神閨房，陶情詩酒，也是英雄末路了！」扈橋道：「俞樵還算有後福哩！可憐祝寶翁自從那年回京之後，珠兒水土不服，一病就死了。」

寶翁更覺牢騷不平，佯狂玩世，常常獨自逛逛琉璃廠，游游陶然亭。吃醉酒，就在街上睡一夜。幾月前，不知那一家門口，早晨開門來，見階上躺著一人，仔細一認，卻是祝大人，連忙扶起，送他回去，就此受了風寒，得病嗚呼了。可嘆不可嘆呢？」於是大家又感慨了一回。看看席已將終，都向唐卿請飯。飯畢，家人獻上清茗。唐卿趁這當兒，就把華如托的交界圖遞給小燕，又把雯青托在總理衙門存檔的話說了一遍。小燕滿口應承。於是大家作謝散歸。華如歸家，自然寫封封信去回復雯青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雯青自從打發黃翻譯回京之後，幸值國家閑暇，交涉無多，雖然遠涉虜，庭卻似幽棲綠野，倒落得逍遙快活。沒事時，便領著次芳等游游蠟人館，逛逛萬生院，坐瓦泥江冰床，賞阿爾亞園之亭榭，入巴立帥場觀劇，看葡萄塔跳舞；略識兵操，偶來機廠，足備日記材料罷了。雯青還珍惜光陰，自己倒定了功課，每日溫習《元史》，考究地理，就是宴會間，遇著了俄廷諸大臣中有講究歷史地理學的，常常虛心博訪。大家也都知道這位使臣是歡喜講究蒙古朝政的故事。有一日，首相吉爾斯忽然遣人送來古書一巨冊、信一函。雯青叫塔翻譯將信譯出，原來吉爾斯曉得雯青愛讀蒙古史，特為將其家傳鈔本波斯人拉施故所著的《蒙古全史》，送給雯青。雯青忙叫作書道謝。後來看看那書，裝璜得極為盛麗，翻出來卻一字不識。黃翻譯道：「這是阿刺伯文，使館譯員沒人認得。」雯青只得罷了。過了數日，恰好畢葉也從德國回來，來見雯青，偶然談到這書。畢葉說：「這書有俄人貝勒津譯本，小可那裡倒有。還有《多桑書》、《訥薩佈書》，都記元朝遺事。小可回去，一同送給大人，倒可參考參考。」雯青大喜。等到畢葉送來，就叫翻譯官譯了出來。雯青細細校閱，其中很足補正史傳。從此就杜門謝客，左駮右鉛，於俎豆折衝之中成竹素馨香之業，在中國外交官內真要算獨一的人物了。

只是雯青這裡正膨脹好古的熱心，不道彩雲那邊伸出外交的敏腕。卻是為何？請先說彩雲的臥房。原來就在這三層樓中層的東首，一溜兒三大間，每間朝南，都是描金的玻璃門，開出門來就是洋臺，洋臺正靠著昔而格斯大街。這三間屋，中間是彩雲的臥房，裡面都敷設著紫檀花梨的家具，蜀錦繡的帳褥；右首一間，是彩雲梳妝之所；左首一間，卻是餐室。這兩間，全擺著西洋上等的木器，掛著歐洲名人的油畫，華麗富貴雖比不得陽賜帝的迷樓，也可算武媚娘的鏡殿了！每日彩雲在梳妝室梳妝完畢，差不多總在午飯時候就走到餐室，陪雯青吃了早飯；雯青自去下層書室裡，做他的《元史補正》，憑著彩雲在樓上翻江倒海、撩雲撥雨，都不見不聞了。也是天緣湊巧，合當有事。這日彩雲送了雯青下樓之後，一個人沒事，叫小丫頭把一座小小風琴擡到洋臺上，撫弄一回，靜悄悄的覺得沒趣，心想怎麼這時候阿福還不來呢？手裡拿著根金水煙袋，只管一筒一筒地抽，櫻桃口裡噴出很濃郁的青煙；一雙如水的眼光，只對著馬路上東張西望。忽見東面遠遠來了個年輕貌美的外國人，心裡當是阿福改裝，蹣跚道：「這小猴子，又鬧這個玩意兒了！」一語未了，只見那少年面上很驚喜的，慢慢蹣跚到使館門口立定了，擡起頭來呆呆地望著彩雲。彩雲仔細一看，倒吃一驚，那個面貌好熟，哪裡是阿福！只見他站了一會，好象覺得彩雲也在那裡看他，就走到人堆裡一混不見了。彩雲正

疑疑惑惑地怔著，忽覺臉上冰冷一來，不知誰的手把自己兩眼蒙住了，背後吃吃地笑。彩雲順手死命地一撒道：「該死，做什麼！」阿福笑道：「我在這裡看締爾園樓上的一隻呆鳥飛到俄國來了。」彩雲聽了，心裡一跳，方想起那日所見陸軍裝束的美少年，就是他，就向阿福啐了一口道：「別胡說。這會兒悶得很，有什麼玩兒的？」阿福指著洋琴道：「太太唱小調兒，我來彈琴，好嗎？」彩雲笑道：「唱什麼調兒？」阿福道：「《鮮花調》。」彩雲道：「太老了。」阿福道：「《四季相思》吧！」彩雲道：「叫我想誰？」阿福道：「打茶會，倒有趣。」彩雲道：「呸，你發了昏！」阿福笑道：「還是《十八摸》，又新鮮，又活動。」說著，就把中國的工尺按上風琴彈起來。彩雲笑一笑，背著臉，曼聲細調地唱起來。頓時引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，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。彩雲正唱得高興，忽然看見那個少年又在人堆裡擠過來。彩雲一低頭，不提防頭上晶亮的一件東西骨碌碌直向街心落下，說聲「不好」，阿福就丟下洋琴，飛身下樓去了。正是：

紫鳳放嬌遺楚珮，赤龍狂舞過蠻樓。

不知彩雲落下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